

對酒文化的批判和反思 ——讀莫言《酒國》有感

前言

酒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滲透在社會各個領域。千百年來，中國的作家們對酒的描寫、認知和感受的作品十分豐富。無論是古代詩歌還是從現代文學中，都有酒的描述，並折射出歷史與社會的變遷。就是在當下，酒文化業餘社會各個角落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酒與文學的關係仍然值得深入研究。莫言的長篇諷刺小說《酒國》寫作的靈感便來自於酒的激發和自身關於酒的創傷性體驗。《酒國》的創作歷時四年，完成於 1992 年，其法語版獲得了 2000 年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小說借助酒描繪了中國的官場生態，抨擊了官場的腐敗。作品講述的是省人民檢察院的特級偵察員丁鈞兒奉命到酒國市去調查一個特殊的案子：酒國市的官員吃掉了無數嬰兒。但到酒國市的人沒有能經得起誘惑的，丁鈞兒雖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喝酒，最後卻醉酒淹死在茅廁裡。這部作品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個城市的官員之所以能夠成為官，唯一的原因便是因為他們的海量，並且食欲旺盛。這部小說的問世把“酒”和“酒神精神”發揮到了極致，“酒”已經不僅是作品要呈現的物件，而且已經成為了文本本身，主導著敘事的本身，作品中的物質和情緒都圍繞“酒”展開。這部作品分為三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寫檢察院偵察員丁鈞兒去酒國市調查所謂“紅燒嬰兒”案件的過程；第二部分講述酒國市釀造大學的寫作愛好者李一鬥與作家莫言的一組信件；第三部分介紹了李一鬥寄給莫言的一系列小說。這三個部分相互滲透，相互穿插，真假互映，虛實交加。作者正是借助多重敘事，呈現個讀者一種極為複雜的結構和重疊交錯、自相悖謬的立場。

一、批判無視人類的道德底線的“食嬰”意象

“吃人”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現象，已經由一個歷史的經驗性事實成為一個文化政治問題。時間進入到現代社會，便意味著“人”的發現，同時也意味著“吃人”的被發現。從魯迅開始，“吃人”真正成為了用來進行歷史和文化批判的經典文學意象。魯迅所謂“吃人”包含三種內涵，一是“吃人”現象本身這一真實的歷史事實。二是作為文化隱喻的“吃人”，指的是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由此展開對傳統歷史、文化也即“國民性”的批判。第三是作為人性意義上的“吃人”，人人都有“吃人”的本命及潛能，由此達

到對人性的深刻懺悔。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吃人”成為 20 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敘述對象，如巴金的《家》，老舍的《月牙兒》，曹禺的一系列話劇，以及蕭紅、張愛玲等女性作家的作品，都深入探討了“吃人”這一話題。這一話題在當代社會仍舊備受關注，並被注入新的內涵，如“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尋根小說”等都在更深廣的歷史和文化視野中對這一主題給予了頗具力度的表現。

莫言的《酒國》深受魯迅影響，揭露人性中的醜惡和社會的殘酷。就連在人物塑造上，也與魯迅的作品中重合之處。“作品中對肉孩和嬰兒筵席的描寫是繼承了先賢魯迅先生的批判精神，繼承得好還是壞那是另外的事情，但主觀上是在沿著魯迅開闢的道路前進。”作品借李一鬥之筆表明作家的寫作動機：“在這篇小說中，我認為我比較純熟地運用了魯迅筆法，把手中的一支筆，變成了一柄鋒利的牛耳尖刀，剝去了華麗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殘酷的道德野蠻內核。”其中《肉孩》部分講述的食嬰行為竟然是集體參與的暴行，嬰孩的提供者、製作者、食用者構成令人驚悚的生物鏈，嬰孩的提供者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受害者，也是食用者，而製作者既是看客，同時也是食用者。而這其中，與食用者相比，嬰孩的提供者、製作者是作為幫兇的身份出現的，後者就如同魯迅筆下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

然而與魯迅不同的是，莫言在立足中國當下現實的基礎上，更傾心於對現實社會文化現象與問題的反思和批判。磨牙你一直在關注著社會現實，國人從吃不飽，到不僅能夠吃飽，而且還要吃好，再到天上地下之物無所不吃，甚至到了為了一飽口腹之欲，挖空心思、喪心病狂，吃燕窩、熊掌、猴腦、胎盤、老鼠肉，甚至養肉孩以烹。在“食嬰案”的調查過程中，代表審判者形象的丁鈞兒逐步迷失的理性，最後無法抗拒內心的欲望，一步步走向迷失和墮落；就連開始與莫言通信時對此事表現出極大憤慨、嫉惡如仇的李一鬥，也隨著莫言的到來逐步露出真實面目，讀者跟隨著莫言的筆觸，看到的是一個體制內善於巴結領導、貪財好利、阿諛奉承、猥瑣善變的可憐偽君子。不僅如此，以自我審視的方式讓帶有筆名和身份的莫言也終於沒有經住李一鬥以“金錢”和“美酒”為名的反復邀請，開始了類似丁鈞兒的輪回體驗。更有甚者，莫言在《烹飪課》還描寫了殺食無辜男嬰的現場演示，極品菜肴“麒麟送子”（紅燒嬰兒）是“我岳母”廣受好評的得意發明，甚至被搬上烹飪學院的課堂，“我岳母”是酒國市的上流人物，美麗、性感，但這樣的外表下卻是殺嬰的冷漠與決絕，是甚至比劊子手還要堅硬的神經與僭越的道德優越感。在教授的過程中，她甚至讓學生在心中反復默念一千遍一萬遍“它們不是人，他

們是人形小獸”。在這裡，作者批判的是毫無到底底線的人性的殘暴、醜惡的瘋狂底色。可以說，這種現象是特殊時期人性扭曲、墮落的表現，違背了人性的本質，燭照出酒文化精神所致的畸形、腐敗，人性墮落和道德淪喪。

二、抨擊滿腹板油的貪官污吏

《酒國》以“食嬰”意象為中心，精心構築了一部“超越了人類閱讀經驗的小說”。在酒國市，人們享受著物質豐富時代的盛宴，而“食嬰”是這裡飲食文化的最大特色。李一門的九篇小說清晰展示了酒國市圍繞“食嬰”形成了一條運轉良好的產業鏈。郊區有生產肉孩的村莊，村民賣肉孩就像賣肥豬一樣，不見悲痛。還有專門的“特食研究中心”，教授親自開設傳授紅燒嬰兒技法的“烹飪課”。此外，“食嬰”是富有、高貴和權力的象徵，只有高級領導、外賓，最尊貴的客人，藝術家和社會名流才能夠享用，不難看出，這樣的一群人是以酒國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金剛鑽為代表的一些腐化墮落、人性滅絕的幹部。金剛鑽被群眾檢舉“食嬰”，省高級檢察院特級偵察員丁鈞兒奉命調查。但可悲的是，丁鈞兒即使付出了生命代價也沒有偵破此案，臨死前也沒有弄清楚金剛鑽是不是“食嬰者”，紅燒嬰兒是用什麼做成。意外捏接受調查的人各說各話，讓“食嬰”的真偽化成一團霧雲。

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食嬰”的真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些食嬰者在心理層面已經形成“食嬰”的動機，在這種欲念的激勵下，已經轉化為具體行動。當“盤裡端坐著一個金黃色的遍體流油、異香撲鼻的男孩”，金剛鑽能夠大口吃男孩的一隻手，丁鈞兒吃了胳膊，礦長舔食腦漿，最終他們同流合污成為了“吃人”者。要知道，丁鈞兒原是省檢察院技壓群芳的特級偵察員，機智幽默，威風凜凜，充滿正義感，但是進入酒國之後，他的性格卻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他第一次醉酒在煤礦保衛部，第二次醉酒在食嬰宴上，見了黨委書記、礦長，“畏畏縮縮地在兩位領導身旁站著”，“有勸必飲”，在醒酒湯的作用下，他經不住“從未聞過的香味”的誘惑，半推半就地與金剛鑽共同“食嬰”，從而完成了身份的轉變，成為了與酒國腐敗官員的合汙者。第三次，他醉酒在金剛鑽家，與女司機偷情，還與金剛鑽拼酒。第四次醉酒在烈士陵園傳達室，此時的身體像“一團凌亂地折疊在地上的豬大腸”，變得孱弱起來，已經全無特級偵察員的威風，在與女司機的情欲中難以自拔，以至發瘋。第五次醉酒是從烈士陵園出來，精神出現幻覺，看到女司機向他招手，他撲過去，卻是跌進了一個露天的大茅坑。最終，酒讓這個光彩照人的特級偵察員，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底的窩囊廢。

李一鬥是酒國有出息、有前途的青年，桀驁不馴，更明白酒文化的“吃人”，所以他矢志用文學來改造社會，喚起民眾，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抨擊貪官污吏，創作了九篇小說。但他在屢遭打擊下，改變了策略，變得越來越市儈。《國民文學》讓他吃了一記閉門羹，導致他心情沮喪，此時純潔的文學理想也逐漸讓位於酒國世俗的生活。他開始攀附權貴，獲得市長好感，著手起草《酒法》，最終成為酒國市委宣傳部的普通公務員。在《酒國》第十章，他終於初心泯滅，變得善於巴結逢迎，於是和酒國群僚同流合污，順應了酒國的生活邏輯，成為一個黑暗官場的其中一員。可以說，不管是外來者，還是內部的反抗者，都沒有逃離出酒文化的魔掌。作品寓意的是酒文化的“吃人”本質意味著酒文化籠罩下的個體都有“被吃”的危險。用莫言的話，“我寫這篇小說，是對當前流行於文壇的‘玩文學’的‘痞子運動’的一種挑戰，是用文學喚起民眾的一次實踐。我意在猛烈抨擊我們酒國那些滿腹板油的貪官污吏。”“《酒國》對腐敗政治的批評，不僅僅是對腐敗官員的批評，而是對瀰漫在我們社會當中極其腐敗的東西的批評，譬如大吃大喝，窮奢極欲，道德淪喪。”

三、對當下中國人生存狀態的關注

“酒”是酒國的核心和靈魂，而在《酒國》中，酒神賜予人迷狂與陶醉，撕去了遮蓋在人性上的所有溫情脈脈的面紗，暴露了人性的深淵，這部作品傾向於暴露物欲橫流下人性迷狂、生命委頓的駭人景象。丁鈞兒們的沉淪見證的就是一種文化的墮落和無望，幻化了社會歷史的真實感和主體的真實感。《酒國》十分側重當下中國現實與現狀的敘述。作者創作這部作品的年代，人們都面對這這個時代“低氣壓”的現實和經濟的“高溫”，莫言便想用文學喚起民眾的啟蒙，但是這個設想卻落空。作者立足於當下的中國現實，對現實社會文化現象與問題的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憑著對美食美酒的心醉神迷的敘述和繁縟華麗的描寫，營造了一個狂歡的世界，講述著一個個令人驚悚的“吃人”故事，敘寫人的生存、社會制度、人類文明等宏大主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小說的敘事者對是一個田間地頭、茶餘飯後扯閒篇兒的角色，在鄉村經常見到的鄉村口頭文學家——“說書人”。他對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有著真切的體驗，對他們的情感、心理和趣味、喜好，有著切近的瞭解。

“一個極端壓抑的時代在社會劇變之後，必然反彈出一個極端放縱的時代。就像是蕩鞦韆一樣，這端高了，蕩到另一端必然也很高。”在這部小說中，莫言從傳統的“美食文化”入手，充分展示了酒國的美食場景，構建起了美食與“吃人”之間的本質性聯繫，

從而揭示出傳統文化強烈的非人性和反人性因素。面對毫無道德底線的冷酷和貪污腐化的官場，面對“吃人”系統的殘忍、血腥的暴行，丁鈞兒、小妖精、魚鱗少年都曾反抗過，但是她們的反抗行為和存在意義卻先後出現消解，未能走出命運的悖論，最終被自己的欲望淹沒，無法以英雄的傲人姿態站立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就連結尾，專業作家“莫言”的出現，也並未改變這種輪回，而是加入了丁鈞兒吃過的宴席，重演丁鈞兒的命運。而這樣的情節設置，讓歷史陷入輪回之中，這仿佛就是一個歷史終結的時刻，也是現代人的生存狀態：“人失去了”反抗的勇氣和意志，逐步失去了人生目標，無法逃脫走向沒落和沉淪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反抗這的消解和沒落，便是上個世紀末中國社會某種鏡像式的寫實。

結語

莫言通過《酒國》的創作向世人揭開了酒文化的一個側面，他思考和酒國的歷史與當下以及未來，提出個體在酒文化下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策略的問題。其批判力度側重於對沒有道德底線的批判，和對腐化的官場的批判，但並未止於對這種壓抑反彈出的過度覺醒狀態的呈現，而是激勵變現這一時期腐化的混亂的程度，從而仕途探討人類在尋找自我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所以說，莫言這部小說創作的最主要的主旨便是對當下中國人生存狀態的關注。

參考文獻：

- 1、莫言：《酒國》。作家出版社，2012。
- 2、楊揚編：莫言研究資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3、周英雄：《酒國》的虛實——試看莫言敘述的策略[J]。當代作家評論，1993（02）。
- 4、劉再複：“現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瘋狂病——《酒國》、《受活》、《兄弟》三部小說的批判指向[J]。當代作家評論，2011（06）。
- 5、古大勇：“吃人”命題的世紀苦旅——從魯迅《狂人日記》到莫言《酒國》[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3）。
- 6、褚雲俠：《“酒”的詩學——從文化人類學視角談〈酒國〉》[J]。小說評論，2016（01）。